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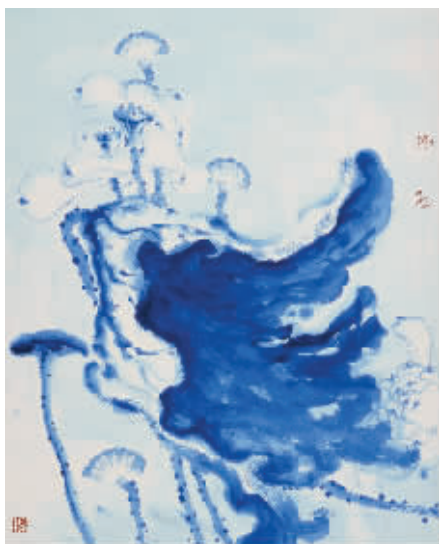
王昊,别署畅庐,1970年2月17日生于江苏涟水,现为南京更斯艺术馆执行馆长、艺术总监,中国美协敦煌艺术研究中心创作委员,南京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苏省花鸟研究会会员,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理事,南京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

## 笔墨意境写心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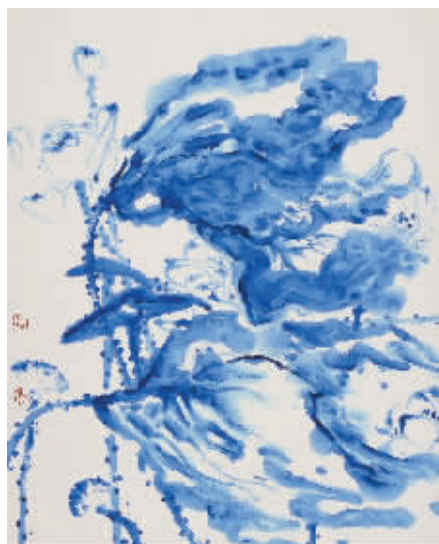
文/郑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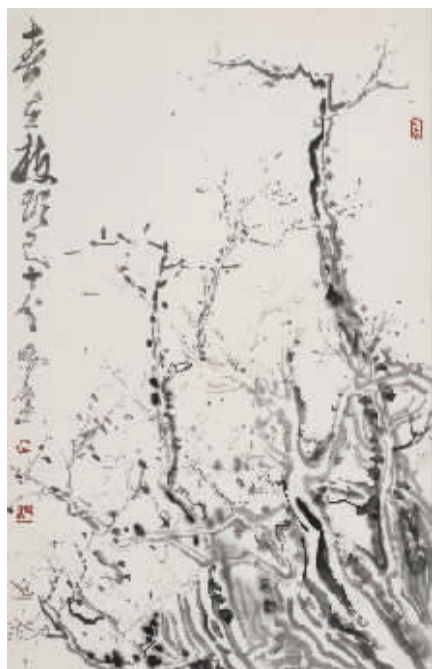
《清韵流芳系列之一》70cmx85cm



《清韵流芳系列之三》70cmx85cm



《清韵流芳系列之二》70cmx85cm



《春在枝头》90cmx58cm

明清以降,中国画的要求越来越明确地建立在笔墨、意境两个层面上。笔墨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意境是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古人虽说“得鱼忘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似乎意境最为重要,技术不过是个手段而已,达到目的以后,技术便可以扔掉。然而如何才能达到目的呢?以捕鱼为例,“得鱼忘筌”,为什么不能说成“得鱼忘蹄”“得鱼忘言”,偏记住一个“筌”,可见说是忘,还是没有忘。吃鱼的人可能忘,捕鱼的人还是忘不了。忘了,天上掉不下鱼来。所以,对于画画技法,看画者或许不懂,画者却视之为基础的要素。没有技术,画画便无从谈起,因此石涛把绘画全部原理建立于“一画”。

这本是一简单的问题,但我们的先人经历一两千年才逐渐懂得了它。其中还走了弯路。六朝顾恺之讲“以形写神”,神不是意境,形也不是技术的全部,也不是技术的重点。谢赫“应物象形”“骨法用笔”,两法加起来,说到点子上,“应物”是以心应物,是意境问题,“骨法”是笔墨技法问题,但当时技法并不成熟,到北宋,技、意都趋成熟了。但南宋以降仍有偏左、偏右的现象。尤其是近100年来,情况更为严重,西画大举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几乎忘记了笔墨,并歪曲了意境,到“文革”期间,绘画的鉴赏标准只谈画家的立场、世界观,只讨论绘画是否表现了人

民、表现了领袖,是否喜闻乐见。这与宣传标语、口号或标语口号的“说明”已没有太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笔墨形式比以前多样化了,但由于金钱的诱惑,急功近利者多,技法和意境皆难以向深层次开拓。

王昊,大学学的是设计,长期从事设计类教学和研究工作,有感于中国书画装裱技艺的陈旧与落后,业余时间也研究装裱艺术,居然歪打正着,闯出新路,他用色大胆现代,新款迭出,为书画界和装裱界所瞩目。我感到他的创新将会标志着装裱史的一次革命。但他最醉心的还是中国画创作,始而学花鸟,进而学山水。7年前,他带着作品向我请益,我充分肯定他的长处,并将历史上的书画精髓,和董欣宾的艺术思想加上我个人的体悟,尽力向他传授,他悟性很高,进展很快。我很赞赏他的路走得正,其所以正,一是追求高格调,尽量取法乎上;二是不急功近利,在基本功上多做文章;三是笔墨意境双管齐下,皆中要害。近年看他的画作已可入法眼观瞻,鼓励他出此画集,作为一个总结,作为对师长和朋友、藏家和世人的一个交代,而根据我的体验,他未来的前程是可观的,必将会有令人鼓舞的更大的发展,然而,未来也不会完全取代现在,因为,每个人每个阶段的成功,也如同历史一样,都是不可重复的。

### ■ 众家评说

用笔宽且松,可造矣。  
——董欣宾(“新文人画”南派领袖,著名艺术理论家)

既重视传统,又放眼当代,需要具备“双法”,即技法和想法。从画里画外我们都能感受到王昊对传统技法的锤炼和对当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皮道坚(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湖北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著名美术批评家)

《自抱高怀》系列山水对王昊来讲具双重性格意义,既是其对自然山水抒发的崇高敬意,更是心灵深处对人生、人性高质量的思辨性表达。

——陈孝信(著名美术批评家,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理事)

大写意是最能表达中国画精神的,将眼前所看到的景观通过大笔墨直接挥写,既写心又表现自然物象,是中国文化里人、天地、自然合一宇宙观的最佳体现,尤其在今天为迎合艺术市场而细笔工彩制作满天飞的时代,有王昊这样的大笔墨是值得庆幸的。翻开中国美术史,二十世纪的几大画家:黄宾虹、齐白石、刘海粟、傅抱石、潘天寿等都是大笔墨,我欣赏王昊兄的作品:他能把自己对外物的观察和理解,再加上自己的人文感受,以浑厚苍茫的点线放笔直取,营造出一种既出自传统又颇具当代意味的画面。意境格调俱佳,很耐人寻味。他的明天,更值得期待。

——崔见(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助理,江苏省国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王昊的笔墨很纯正,有股苍茫气,他骨子边有大气象。

——范扬(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南京市书画院院长、著名画家)